

在我小时候,看电影是盛事,因为,一年到头,没几部新电影。在故事片登场之前,常常要放映领袖接见外宾的新闻纪录片。那纪录片,是有固定模式的。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镜头,记忆犹新——“红旗”牌轿车停下来,有礼兵上前开车门并用戴白手套的手挡住车门上沿,外宾这才施施然下车。

当年没有机会坐小车,便猜想,之所以有此一挡,大概是怕外宾撞了头。现在,自己也开上了小车,天天钻进钻出,却从未撞到头,终于明白,那一开一挡,叫派头。

突然想到这个礼兵开车门的细节,是因为读到一条有趣的新闻——江苏省盱眙县近日出台《关于解决当前党的建设突出问题的若干意见(试行)》,细分为30项举措,其中有一条,是“领导干部不许让工作人员拎包、拿茶杯、开车门”。

消息见报,上网后,许多网民嘲笑这是小题大做。我倒以为不然。先说拎包,在官场,它几乎已经从动宾结构的词语变成一个隐喻,“帮领导拎包”,不仅是下属的“天职”,而且成为一种资格。能有机会给领导拎包,在某些人看来,几乎是祖上积德的幸事。

就说说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吧。其一,去某机关采访一名正局级官员。当他出现时,后面跟着三四个下属,一个,端茶杯;一个,拿笔记本电脑;一个,拿一叠文件……这官员,自然是空着两只手,连名片,也是下属替他发的。你是不是觉得他很威风啊?且慢,我说另一件。那是在某地,室内禁烟,我们一名省部级官员犯了烟瘾,一出大楼,便在马路上抽起烟来,随地弹烟灰,自然不雅,他的一名下属,竟手捧筒筒烟灰缸,侍奉在侧,那烟屁股,自然也是这个下属丢扔到十米远的垃圾桶里。这个下属,已官至局级。当时,没出息的我暗自庆幸,身为一介草民,虽然没人帮我拎包拿茶杯,却也不用替人捧烟缸。

因为工作关系,这20多年见过的各级官员并不少,总体感觉是级别越高,越是平易近人,那些摆谱摆得厉害的,往往是小吏。最近的两则新闻,也从另一面佐证了我的印象。云南地震,李克强总理步行五公里,来到鲁甸县龙泉村视察;河南大旱,几个县乡领导下乡送水,“问了问情况,现场有人拍照、录像,场面热闹一阵,然后就回到空调车里”,被斥为走过场。

所以说啊,“不许让工作人员拎包、拿茶杯、开车门”这种看似可笑的规定,倒还必须是非常了解基层情况的人才制定得出。盱眙出台这一举措,其背景,是结合群众路线建章立制要求,加大对领导干部“慵、懒、散”行为的整治力度。这个规定还真挺严厉的,违者“三个一律”——“一律先免职再按规定调查处理,一律追究领导责任,一律点名通报和公开曝光”。

如此高压之下,估计盱眙会形成领导干部们“亲自”拎包开车门的新风气。但是,即便如此,也只是做到了治表。如何由表及里,标本兼治呢?恐怕还得摆正人民公仆的位置,真正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上,才行。要不然,即使像河南那几个干部一样,“亲自”下乡送水了,也会被群众一眼识破走过场的本质,毕竟,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

女儿家马路对面,就是密西沙迦市中心图书馆,我去过一次以后,就成了那里的常客。

这幢开放四层的大厦,每层各有藏书主题:一楼是普通书库,二楼是科学专区,三楼分属艺术与历史,地下层则是儿童乐园。大门口的地毯上绣着一句格言:“今天为明天而阅读”。跨过它,就是一个浓香飘逸的咖啡厅。上了二楼,入口处还有个类似区域,安排了好些舒适的桌椅。我每次经过,总遇有年轻情侣在这里约会,那种等待相见时的焦灼和欢欣,非同寻常。早先我以为,假相互借书或同上图书馆之名结交异性,是我们那个封闭年代青涩的东方风情,不意现代西方的新锐青年依然如此呢!尔后见他们或并肩或对坐的静心阅读,我就相信,不管在什么年代世界何处,从图书馆出发的情感历程,一定会多一些真诚、幸福与安宁。

密西沙迦是加拿大的移民城市,图书馆里便也汇聚了世界各种族裔的读者。有天我特意在出入口站了一会,眼前经过的形形色色,真像联合国会场门口一般丰富多彩。难怪在“世界语言区”的书架上,排列着各种文字的书籍,我数标牌,共有24种语言。除了纸本书籍报刊,这里照例有大量新颖的视音频光碟收藏。但最让我感觉惊喜和亲切的,是第一次看到的“大

说“我们”这个词的时候,已经包括了人的灵魂和身体。“我”说的是人的灵魂,意志与观念,“们”的内容就多了,骨骼、肌肉、血液、神经、脏器等等,这是医学的分类。世俗的分类叫胳膊、腿、脑袋等等。我到哪里,们到哪里,我们们须臾不离,睡觉的时候例外。睡觉是什么?凭你多大能耐也无法描述睡眠,因为你不是上帝。人怎样进入睡眠,又怎样醒过来。睡梦中,“我”消停了,“们”们歇息。

们哪儿也没想去,没想当官。没想发财。我哪儿都想去,啥都想干,们只好随我,勉为其难。哲学家里,老子庄子最体恤们,劝人们收敛欲念,替们着想。我不管那个,完全是细菌的性格,能弄多大事就弄多大的事,曰顽强、曰成功、曰艰苦奋斗、曰实现理想、曰人生价值。这些词也可以换成功利、贪婪、死皮赖脸。摊上一个“成功、顽强、贪婪”的我,们何其不幸,像一只癞蛤蟆被一匹奔马拖行在血迹斑斑的沙石路上。们出了问题,我常用的方法有两个:一叫毅力,听凭们疼痛、酸痛、疲劳、头悬梁锥刺骨、自我上刑。人惯于用野蛮的方法对付自己身体合理的要求。第二个方法叫遗弃。们出了问题,常理说你只要减少功利需求,减少情绪波动,睡懒觉,晒太阳自然就好了,身体的免疫机制比人们想象的强大得多。但健康的

我们兄弟三人,与她一起去米店把全家一个月的口粮全部买好,每人肩扛一袋,从一公里以外的米店背到家中。母亲的那袋当然最重。她害怕前吃后

每次找东西,总会找出意外来。“五一”那天找出几册旧时的《人民文学》,有五十多年了,分别是1960、1962、1964年的。1964年那期封面画是《铸钢工》,作者是当年名画家。

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,看着封面上的《铸钢工》,我觉得有点意思,就把它晒上互联网,不料引起热议。有说:“那个时代,工人貌似很吃香”,她“认识两位教授的女儿,结婚对象都是青年工人”也有说:“与产业工人结婚‘在那个年代是规避风险’,她“找了一个根正苗红的”,“的确有效”,没有人再敢欺负她了。

这几本旧杂志,于我却不在于工人吃香不吃香,而在于勾起我许多往事的回忆。

那时我念高中,家里太穷。每月5日是作为“劳动者”的父亲领工资的日子,母亲第一件事就叫上

桌一边是连绵的书架,一边是落地窗外辽阔的风景,每当从书页或屏展上抬头养目,即刻,书本内容和现实世界就融和一起了。而空气中浮动着的咖啡甘醇混和的书香,静谧里间或飘来地下层里不同语言的天籁童音,见与闻交融,动和静相偕,真是再美妙不过的人生体验与精神享受了。

一天,我发现三楼我喜欢的那个座位对面,有一位黑人读者也常来。他总带两大包资料一个电脑,展开了占大半个桌面。再次遇见,他笑着站起来迎接我,一边归拢自己的摊子,一边用双手比划翻书的样子邀我落座。我们默契相对各自专心,但他每次下楼去咖啡厅续杯,总会轻声问我要不要带上。他手边放个巧克力罐,取食时总会无声示意:“你也来一块?”他高大魁伟,举止儒雅,埋头忘情专注,俨然学者高工在钻研艰深课题。下午五点他准时离开,每见他悄无声息地把东西装进拉杆箱,穿起外套,清洁桌面,归位椅子,检查一切妥当后微笑举手与我道别,我心里总会涌起一阵感动,好似自己受宠于文明温暖的天堂里——哦!不是有句谚语吗:“如果世间真有天堂,那就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”?

明日刊登一篇《飞往尼日利亚》。

此书只有两个字

鲍尔吉·原野

问题超过了极限,就走向了反面。有一种东西此际诞生,它叫病,有成千上万种东西随之而生,它叫药。有多少药服之疗病?吃哪些药南辕北辙?身体希望人的心安静一点、仁慈一点、节制一点、谦卑一点,如此百病不侵。人不信道,信药。遗弃是把自己的身体扔给医院扔给药,他们宁愿接受药品与手术刀的蹂躏而不愿改变自己的观念。人生伊始,我们对开始犯罪,有人罪行轻微,有人罪大恶极赴医院执行刀刑、床刑、针刑并支付医院行刑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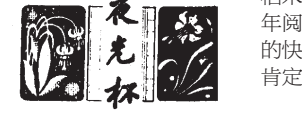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下来学会一种语言。会了语言,人成了一半精,用这些唔唔呀呀的声音赞美,谄媚,批评,质疑,欺骗。他们表达出多少种情感,必须收回多少种感受。播种爱的收获喜悦,播种恨的收获荆棘。有的人学会一种语言不够用,又学另一种语言,播种与收获更多的东西。可是,人为什么不学习身体的语言呢?姑且称作“们语”。有人以为身体里只有嘴会说话,其他部位是哑巴。错了,语言不一定是声音。渴与饿不是身体说出的话吗?否则你是怎样知道身体渴呢?这种

刮不出米粒了,母亲就搬出小米缸,用每天省下的一把米,度过艰难。至于买菜的钱,她只能向四周邻居去借,5日那天再还。借几角钱,也难免听到冷言冷语。母亲晚年,我每次去看她,她总是向我诉说这些陈年往事,嗟叹之余不由心酸。

母亲知我爱读书,虽穷得吃不饱,还是从牙缝里省下钱来,每月给我一元零用,让我订文学杂志、买书。我每月花二角五分订一本《萌芽》,余下的钱

买我喜欢的《人民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等。每逢星期天,我去得最多的是东昌路新华书店和福州路旧书店。从家里走到东昌路,半个多小时,全是步行。到福州路,摆渡过江后也从不乘车。那几本1960年和1962年的《人民文学》便购自福州路旧书店期刊门市部。

当时编《人民文学》的全是为我所崇敬膜拜的大家,作者大多赫赫有名。纸质泛黄的内页,少年时我读过之处留下钢笔圈划的墨水痕迹仍在,那是我最初接受文学熏育的烙印,也是我最初编织作家梦的经纬。时隔五十余年,



记账是我们家的家传。

现今父母虽是80出头的老人,可坚持每天记账的习惯至少有50多年之久。

儿时,家里五斗橱第一个抽屉里总有一本账本,家里每天的开销,小到油盐酱醋,大到水电煤缴费,在这里面都能一目了然。年复一年,账本也不知道换过多少本。

透过一本本账本可以了解家里每个月的大致开销,也可以知道物价的涨幅变化。比如上世纪60年代,早点一副大饼油条1角;夏天赤豆棒冰4分;乘电车从静安寺到中山公园4分;看场电影1角……看着账本,多多少少会勾起我们对那个年代的眷恋。

我是小学五六年级开始负责家里买

语言是神经系统表达的语言,更直接也更深刻。们语的词汇还有发烧、眼涩、腿沉、耳鸣——好多种,罗列下去就成了医学教科书——它们用它们的语言和你对话,发烧与耳鸣决不是一个语系的语言。它不管你懂不懂,它径自说。这时候,一些坚强的人对其置之不理,不学习们语的词汇和语法,最后把们气坏了,由医生收拾残局。们语之复杂超过英语,比如腿麻虽无酷刑之难捱,但麻烦可能更大。比如,一个人笑的时候嘴歪向一边——这在们语里属于强烈的措辞——问题更严重。一般说,们语的解读者为医生与仪器,但们语最初发诸你的身体,由你体悟更合理。

人生里,我们与你不合作乃为大不幸。不幸在我根本听不懂也不听们的语言,他以为们只是奴隶。当奴隶气息奄奄之际,我才发现我也要随们而去,谓之死亡,继而痛哭流涕。不知哭我,还是哭们。一个人要懂得,我希望得到的大部分东西们都不需要。比如用十年的辛苦劳动换一个手腕上的翡翠戒指,们根本不知翡翠与玻璃有什么区别,当官、得奖、考清华北大,都不在们的语言体系里。们的语言辞典只有一张纸,分成两个页码,每页印一个字——生、死。或——我、们。如果不算死,世上只剩下生。生是我与们联手办的事,我应该学习倾听们的话语,通此语者通智慧。



我重新翻阅,不禁笑了,那些口号般的豪言壮语曾被 我圈点着作为警世名句,而那些对“彩色田野”的描绘居然那么充满诗情画意而被我打了一个个赞赏的五星。字里行间出现的稻米香、烤肉香,我不知当年阅读时是否有画饼充饥的快感?但垂涎三尺却是肯定的。

掩卷之后,我又感觉

家传

陈造奇

记账的好习惯,花钱不能大手大脚。我听了母亲的话,每月领了工资,第一件事就是到银行买贴花储蓄,其他的余钱再用作买食堂饭菜票和零花。习惯成自然,结婚后,我也把这一家传习惯带到了自己的小家。

太太是当家的,我对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要有记账习惯。对此,太太极为抵触,牢骚不断,但我还是坚持己见。一晃20多年过去了,太太唠叨了20多年,可这账也记了20多年。都说上海人“做人家”,其实通俗的解释就是会勤俭持家,而不是大手大脚,稀里糊涂过日子,而学会记账只是“做人家”的手段。

心怀虚无之念,万丈红尘潜行。平生安稳即好,不必妄自多情。

(中国画) 老树